

农场春秋

汪作民 著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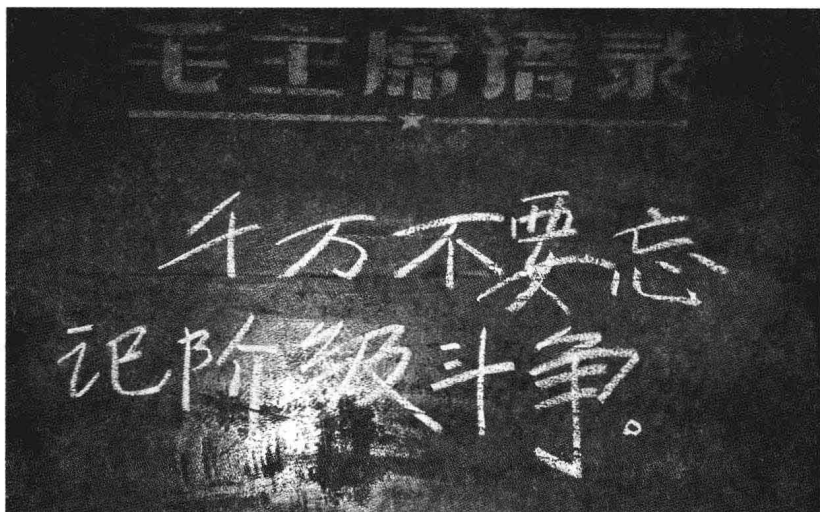
农 场 春 秋

(纪实文学)

汪作民 著



▲农场的一处牛棚及牛群。本书作者曾在此处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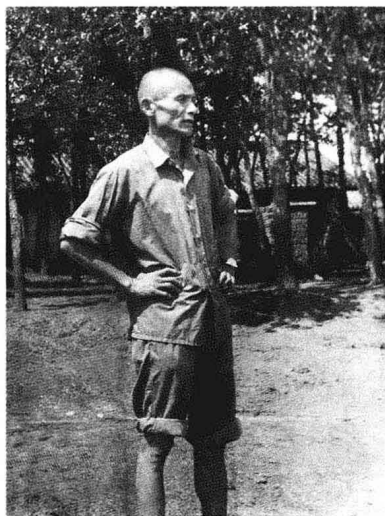
▲文革期间农场使用的语录牌。



▲ 部分农场建筑物原貌。不少监督生产人员曾在此遭禁闭、批斗、虐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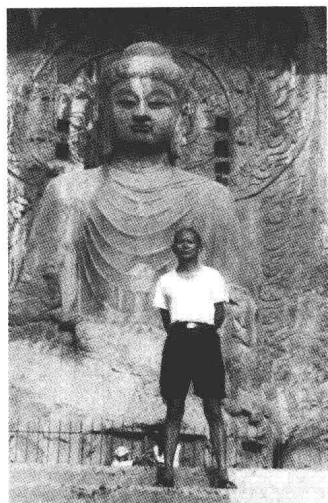
▲ 农场监督生产人员“大寝室”之一。本书作者曾在此屋居住数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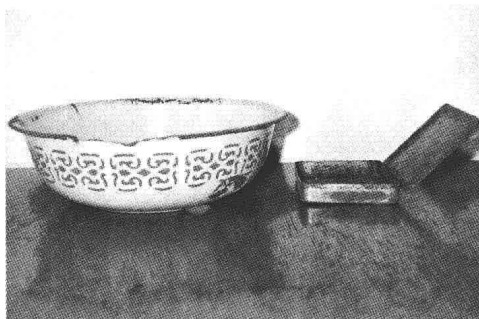
▲ 本书作者在农场时摄(197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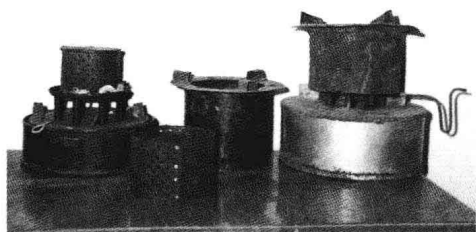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右一）1991年2月在重返农场与农工老伙伴合影。



▲本书作者 1991年8月到河南郑州采访后顺游龙门石窟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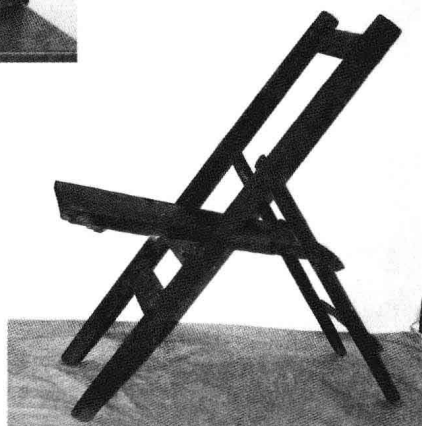


▲监督生产人员使用的饭盘、香烟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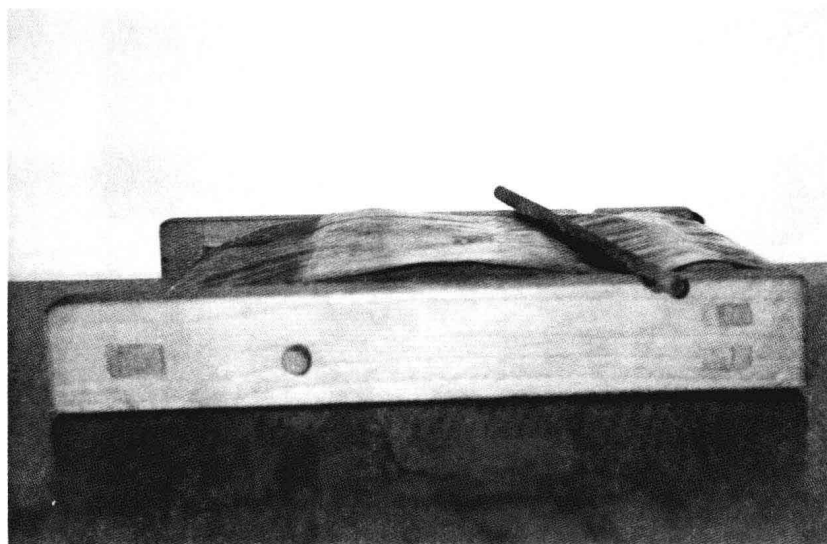


▲ 监督生产人员制做的煤油炉。

▼ 监督生产人员制做的小木椅。



▼ 监督生产人员制做的裹烟机。



20支裝

等外烟

20 支装

中国烟草工业公司昆明分公司

等外烟

ZHONGGUOYANGANGONGYEGONGSI
KUNMINGFENGONGSI

DENGWA/
YAN

9.65 × 16.2

▲►监督生产人员吸用的低级香烟的烟盒。“等外”每包 0.08 元，“春耕”每包 0.13 元。

20支裝

春耕
香烟

20支简装

中国烟草工业公司昆明分公司

春耕牌

ZHONGGUO YANCAOGONGYE GONGSI
KUNMING FENGONGSI

XIANGYAN
Chuangyuan

目 录

上 篇

屈辱的红土地

——一个农场在 21 年间发生的事

昨日的农场

第一章 推下深渊·····	(3)
他们的胸前没有佩戴大红花·····	(3)
水面的鲨鱼和洞里的蛇·····	(4)
在那个红土高坡上集中了多少人? ·····	(7)
为了超越英美而进行的苦战 ·····	(11)
疲劳·饥饿·刑辱·水肿病·死亡 ·····	(14)
寻找不到遗骸的死者们 ·····	(19)
青春在“冷冻”中消失 ·····	(23)
第二章 横扫之列 ·····	(30)
狂烈的风暴潮吞没了一切 ·····	(30)
原来也有另一种声音 ·····	(32)
挑战在横暴的打击下失败 ·····	(36)
被放逐的姑娘和小伙子们 ·····	(40)
以敲骨吸髓达到慢性消灭 ·····	(47)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	(51)
逆境中迸发的光和热 ·····	(54)
中国的天空晴雨不定 ·····	(58)
第三章 揪住不放 ·····	(61)

死人的影子和活人制造的空气	(61)
历史在一个怪圈里循环?	(64)
马拉松的最后一段路程	(68)
今日他们	(72)

下 篇

含冤受屈的人

——57 个人讲述自己的命运

引 言	(77)
右派分子:孤儿奇遇记	(79)
阿细县长	(98)
哈尼官员沉浮录	(103)
回族老高	(110)
(以上为少数民族干部)	
秘使之子	(119)
一夜之间白了头	(132)
地狱·断头台·十字架	(135)
风浪锻炼了乳燕的翅膀	(142)
舞台上下	(149)
相依情深	(151)
(以上为“文化人”)	
悲欢离合说人生	(158)
死而复苏的人	(168)
农场里的“裴多菲俱乐部”	(174)
“左”派成了右派	(179)

九死一生的人	(182)
冲冠一怒断绑绳	(188)
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翻案	(194)
刚正不阿的人	(200)
在祖国怀抱里	(207)
我是整不垮的	(213)
我是“反党急先锋”	(217)
用“激将法”逼我鸣放	(221)
我入党 31 年才转正	(224)
合作化的反对派	(226)
我抨击了假民主	(229)
(以上为地下党员和游击战士)	

伪装的跛行者	(232)
采掘生活的矿藏	(237)
黑牢余生	(245)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复灵修之故也”	(251)
“放虎归山”的法官	(255)
避不开的政治放射线	(259)
“人非牛马，死者何罪？”	(262)
不问政治的政治犯	(265)
我听见吹哨子就心惊胆颤	(268)
档案材料与实际情况的对照	(272)
将门之后	(277)
(以上为中专生、大学生、研究生)	

一位老八路的故事	(282)
我始终没有认错	(290)

伤痕永在	(294)
祸不单行	(302)
“照壁下面骂皇帝”	(307)
档案里的黑货	(312)
当代文字狱	(316)
(以上为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大跃进的反对派	(328)
人变成了鬼	(332)
我们比许灵均、罗群更惨	(338)
妻子救了我的命	(342)
我为什么被划右派?	(346)
从虎仔到极右派	(348)
“W受了冤枉……”	(351)
“X是个好人……”	(355)
图圈孝子	(361)
放牛娃出身的右派	(363)
(以上为建国后参加工作的干部和教师)	
老树枯枝发新芽	(365)
心魂往复万重山	(369)
(以上为老知识分子)	
历史反革命分子:背着沉重的十字架	(375)
坏分子:一位女大学生的遭遇	(386)

附 录

- (1)中共中央 1957 年中发第 17 号文件中“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部分的全文 (395)
- (2)中共中央 1978 年发第 55 号文件中“关于右派改正问题”部分的全文 (398)
- (3)抢救历史 (399)

昨日的农场

回忆半个多世纪以前，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国文课本上有一篇题为《明日农场》的课文，内容是描绘一个“明日”的——也就是未来的、理想中的一个农场的图景：在那个大农场里，不仅自然风光美丽如画，而且还使用先进的农业机械耕作田地，每年生产出丰富的农产品供给社会；男女农业工人们过着勤劳、愉快、幸福、美满的生活……。这篇课文曾经拨动了我的童稚的心弦，使我一度憧憬着长大后也能够在那样的农场里生活……

现在想起来，这样的农场很可能是隐喻当年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暗示着中国人应当走苏联的道路，才能得到自由幸福。

谁知道到了“明日”——也就是到了我长大成人以后，我竟然有幸在一个国营农场里生活了将近 21 年，也就是度过了我从 20 几岁到 40 几岁那段黄金般的宝贵时光。但是这个“明日农场”里的一切，则是同当年那篇课文里所形容的状况截然不同，甚至完完全全相反。

由于我在那农场里生活过漫长的岁月，有着不平常的经历，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把我在农场期间那里发生的事情记载下来，一方面可以镌刻下我个人生命的轨迹，另一方面，或许通过对那社会一角的剖视，也可以追录下历史的一个侧面，从而引起人们对于一些问题的思考。

于是我着手整理有关资料。可惜我手头残存的资料是那样短少不全、支离破碎。

于是我查找有关记录。然而在当地的县志和场志里竟然完全查不到我所要找的东西。而且我还发现，那些东西是已经被人为地抹得干干净净的了！我在档案馆里看到一件公函，上面赫然写着：

“……写农场的这一部分——（即）被错划的‘反、坏、右’的改造情况（是）有点不伦不类（的）。”

农场从创业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凝结着的是干部、工人和知识青年的汗水，‘反、坏、右’毕竟是少数，不能把功劳归结于他们，对待历史要实事求是。

——对（有关）实际情况的反映，文字表达不确切，措辞欠妥，在某些方面牵强附会，情绪偏激。”

这件公函，假借“当年下放干部、工人及知青的意见”，反对在当地县志书中写进反、坏、右在农场遭受迫害的情况。于是，有关地方的志书里对那些情况就只字不提了，大概这样做才算是“实事求是”！结果，历史留下了一大块空白！

于是我采访有关当事人。我从中州大地走到百粤旧址，从锦绣江南走到巴山蜀水，又在那一小片富裕而又寒伦、美丽而又荒僻的红土地上转悠了两个月，见到了100多位幸存的老伙伴，岁月使他们两鬓染霜，额纹重叠，但都还精神健旺，其中的多数人应我的要求，怀着激动的心情，与我共同回忆了那段历史的一个个片断。

就这样这一篇粗糙的纪实文字诞生了。它记述了昨日的一个农场的不完美的往事，或许可以算做正式的史志之外的“野史”吧。它的文笔远没有课文《明日农场》那样的生动酣畅，但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倒真正是“实事求是”的，并且努力避免“牵强附会”或“情绪偏激”。

由于那一段历史情况对今日的有些读者来说，可能是比较陌生的，所以笔者在文章中又穿插进了一些背景材料。

第一章 推下深渊

他们的胸前没有佩戴大红花

1958年元月，农历戊戌年的春节在即。一阵强烈的北风使高原和煦的太阳躲进了云层背后，那几天的天空象铅块似的凝重而灰暗。原来车流量不算频繁的昆明至边境金平的公路上，这天尘土飞扬，有了几分热闹的景象。一辆辆披红挂彩的国产解放牌大卡车自北向南风尘仆仆地匆忙驶过，上面满载着干部穿戴的男男女女。每辆车的驾驶室顶上都竖着毛泽东的画像，两边的车栏上挂着大字横幅：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誓死保卫社会主义的铁打江山！”

“热烈欢送下放干部上山下乡劳动锻炼！”

“苦干十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

沿公路的某些机关、学校根据事先接到的上级的电话通知，在这支车队路过时，列队恭立两侧，敲锣打鼓，献旗献花以表示敬意。

车上的下放干部们胸前挂着在出发时被戴上的大红花和有着“下放光荣”烫金字样的大红布条，不过此时那些红花和布条上面已经沾上了一层红土。他们挥动着灰色干部帽向迎送的群众致意，脸上泛出种种复杂的神色。奉命迎送的群众对于“下放干

部”这一“新生事物”是缺乏理解的，因而锣鼓声在寒风中缺乏欢快的情绪，他们对车上的人除了生硬地说声“辛苦”、“光荣”而外，也再找不到什么热情和得体的词语了……

而细心的观察者还发现，站在卡车上的人们中间，有少数人的胸前并没有佩戴红花和金字布条，他们畏缩地躲在人堆里，回避同迎送的群众目光接触。他们不论性别和年龄，似乎人人都面有病色，不！不是病色，而是一种晦气相！至于他们的神态就更加难看了，畏葸萎靡的、怨气满脸的、呆若木鸡的、垂头丧气的、忧形于色的……。但不管怎样，人们一眼就看得出来，这种人同那些下放干部迥然不同，并不属于一个群体。

他们是些什么人？

他们就是在神州大陆上刚刚被揪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与右派孪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滚滚车轮驶过了尘土飞扬的红土地。

滚滚车轮带着他们走向何方？

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那些胸前没有佩戴大红花的人们呢？

水面的鲨鱼和洞里的蛇

中共在 1956 年举行的“八大”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1957 年 5 月起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分别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和各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向自己提意见。同时，在机关学校里也开展了“鸣放”。但是，只搞了一个多月，就出现了原先意料不到的情况。觉得在人们发表的意见中，掺合着大量反面的东西。这些东西，被认为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当时的权威人士分析其主要论点有：

宣扬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和资产阶级文化，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

反对国家的基本政策，如外交政策、统购统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五大运动等。

否认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否认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国家建设。

反对共产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反对共产党在各个部门（特别是文教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要求取消共产党在若干基层单位（特别是高等学校和新闻出版机关）的领导。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科学文化，有也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唯心论哲学复辟。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要求“独立”和“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文艺自由”等。

一大批发表了不同意见的人被毛泽东比喻为“鲨鱼”，他说：“大批的鱼自己浮在水面上来了……这种鱼并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①而给这些提了不同意见的人冠以“右派”之称，则始自民革中央的何香凝老太太，她的说法立即被认同了。中共中央于6月8日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指示，7月19日制订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要求各个单位要划出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分子。这以后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右派运动便从北京和大城市向纵深——市区、地县、厂矿、中小学发展。这时一般人慑于威势，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大都不敢或不愿再说什么了。但上面又不满足于捕捉了“鲨鱼”就完事，而是进一步用威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5、436页。